



陳復生

當時，郁美蘭處長（其後她擔任了江蘇省僑聯主席）告訴我她出生於印尼，在父親郁達夫失蹤幾小時後出世，直至父親遇難都沒見過一面，她是「遺腹女」——小時候與母親和兄長，在印尼過着相依為命的艱苦生活。

後來，父親的好友蔡清竹先生送她到雅加達的中文學校讀書，才開始從當地報紙及父輩友儕中了解到，郁達夫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用手中的筆作為武器，在3年多的時間裏寫了400多篇政論、雜文，以這種形式在海外參與抗戰、保衛祖國。同時，通過傳播到印尼的中國電影等，也逐漸加深了她對祖國的了解與嚮往。

1960年，在胡愈之老先生的關心和大使館的照顧下，她兄妹兩人終於回到了中國，更被安排在北京的華僑補習學校學習。她倆依靠父親留下的稿費，以及國家提供的獎學金生活。「雖然是物質條件尚不豐富的時代，但在北京的那段時光卻是無比幸福。作為一個曾流落



●1987年時任國務院僑辦的郁美蘭處長（右一）陪同母親和我遊覽江蘇名城——宜興。作者供圖

情緣

海外的歸僑，我比任何人都珍惜這一份來之不易的歸屬感。同時，我也暗下決心，一定要好讀書，不辜負郁達夫這個名字，不辜負無數革命先烈用血肉之軀換來的安定和平，不辜負國家對我的關心與照顧。」——節錄自她多年後的一篇講話，郁美蘭處長的一生就是一個勵志感人的歷史故事。

1970年，她自北京石油學院畢業，本來一直學以致用在石油戰線上工作，卻主動放棄了十分優越的生活，去到新疆支援建設，一幹就是10年。至1980年前往南京，又在南京煉油廠工作了7年。基於當時發展建設的需要，江蘇僑務部需要一位能夠與僑胞溝通、為僑胞服務的工作人員——因為她的歸僑身份和特殊經歷，1987年，她被調到江蘇省政府僑務辦公室

國外處，從此走上僑務工作的崗位，也是在這一年，開始了她和我結下的這份難得情緣。對僑胞照顧周到的郁美蘭處長知道母親和我首次踏足江蘇省，除親自陪同我們遊覽南京的名勝古蹟外，更特別安排了多處江蘇名城的參觀探訪，包括蘇州、無錫、宜興等地，整個行程輕鬆愜意，所到之處跟我當時在台灣工作看到的媒體報道，相去甚遠……（待續）



文公子

立即倍增業績的好橋

要提升銷售業績，在市場推廣學而言，有不少點子，但一般都不離減價促銷、贈送禮品、增加宣傳、增加銷售點等方法。

文公子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修讀市場學時，有一位教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經典案例，令人印象很深刻。他問：「如何能夠即時將某品牌洗頭水的銷量增加一倍？」當時，班上各位同學，不少都是很有經驗的銷售人才，都提出了不少想法，但卻也總離不開在價錢上下功夫，例如大減價、大量入貨有大額折扣、與某種受歡迎的產品以特價一起發售等。

大減價當然會有機會增加銷售額，但卻會影響利潤率，不過在需要清貨時，卻是非常有效的策略。消費品如果是有賞味限期的食品飲料；有潮流變換的時裝手袋；或有最佳使用日期的洗頭水、化妝品、成藥等，一般在到期日前，就會需要大減價。

至於電腦、手機之類的電子消費品，一般一年半載就有新型號推出，存貨如果未能售出，就會變成倉底貨，不只價格會急跌，也佔據了貨倉的空間，影響進新款貨的數量。因此，不少商號都會推出清倉大減價，或者將舊款式放到自家品牌的特賣場（Outlet）促銷。

至於最受歡迎的貨品一起發售，市場學名為綁架式促銷（Bundle Sales），對於不受歡迎的貨品特別有效。例如有一些電訊的附加服務，平常不會有人特別申請，但如果和當期受歡迎的手機或上網計劃一起銷售，往往會提高銷售額。至於洗頭水的案例，原來與價格無關。由於當年互聯網尚未流行，大家上課也沒有帶智能手機，所以同學們都只能靠頭腦和經驗去構思答案，而不能上網搜尋；結果最後並無同學想到正確答案。

教授唯有揭曉：「大家不妨看看家中的洗頭水，在使用指南上，是不是列出如有需要時，使用兩次（Use Twice）的字眼？大家到髮型屋洗頭時，有沒有留意，洗頭師傅也是幫你洗兩次髮的？」

原來答案很簡單，就是在洗頭水容器的使用指南上，加印「如有需要時，使用兩次」。又或者，建議消費者在洗完第一次髮後，用水沖淨，再洗兩二次髮，以求更好的美髮或潔淨效果。每次使用時，只要能令消費者增加一倍的用量，銷量自然就會倍增。

當然，除了建議增加用量外，增加使用的消費群，也是一個辦法。例如以往只供女士使用的消費品，如果能引進男性用戶，就自然能提升銷量；也是一條好橋，大家不妨參考一下。



魏駿傑

魏駿傑期望女兒堅強樂觀

笑言當年18歲瘦到似條藤、自己非常樣衰的魏駿傑不覺入行30年，現時大了兩個碼，「別看我外表大大隻，我也有軟弱時候，2020年是非常難過的一年，離婚、封關、一年半零收入，我要看心理醫生，吃抗抑鬱藥，我好傻，我竟然想到輕生，我的女兒救了我，當時我想起她不可以失去我，我將腳踏回來……這件事我不可以讓她知道，我在她面前天天都好高興，如果她知道會影響一生的。」

魏駿傑是名符其實的暖男爸爸，照顧女兒Jessica由一日三餐至衣物鞋履一手包辦，10歲的Jessica聰明伶俐，2歲開始已經每天都向爸爸說：「我是我宇宙中最愛的人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in the Universe！」但，可惜去年夫妻正式宣布離異，「離婚不能論誰對誰錯，其實我們也開心過，因為我好嚮往做普通人，我最希望隱形，不想人家見到自己……離婚是因為人會變，我變得大膽講，只全力湊女而忽略了她？就當是真釋，大家好下台！我是110分爸爸，30分老公，其實有些事情我做得不錯，每年情人節我都會為她弄心形牛扒，旁邊圍住2隻大龍蝦，又會送花，年年如是！有些事情察覺得到，可以解決，但有陣子察覺不到，發覺時已經太遲……」

「其實我並非一個適合去愛人的人，我可以公開招親，我家中的廚櫃罐頭全部跟食用日期一字排開，就如超級市場一樣，我接不了人家太混亂。我未必會再娶妻，但可以共同生活，我曾經輕提及，女兒反應好大說：『不可以！爸只可以愛我一個！』」

魏駿傑在TVB 16年沒有大紅過，最為人熟悉的就是《陀槍師姐》陳三元的丈夫

程峰，「《陀槍師姐》令我和滕麗名走在一起，亦都因此劇我們分開了……我們拍拖9年沒有結婚打算，父親喪禮她以未來媳婦身份出席，我好感動。但後來，忽然大家不知為何感覺消失了，就如結了婚90年……我當然真心愛她，一定的，否則不會長至八九九年，大家好期待我們結成一對，但，我只想當普通人，為何一定要做金童玉女？她很紅，比我紅，她愈來愈紅，我就愈來愈避，所以我只好Let go，不要害了她……（在現實生活中，我不知道怎樣對人好），這一句概括了我16年來在TVB的經歷！所以我奉勸年輕人如果你內心不夠強大，不要隨便入行。」

「其實她是受害者，現實生活中她懂得愛我，是我配不上她，現在她成為朱太，我好開心！我見到人家幸福我就開心。自問30多歲前我不懂做人，後來我開竅了，全因鍾景輝大師和張之珏兩位導師，我從未見過二人發脾氣，明明人家不對，他們都不會發怒，我檢討其實都可以試一下，我真的做到了，人緣好了，內地不同的製作人不斷邀約我北上工作，但我的女兒在香港讀書暫時放不下，她陪我去排舞台劇《老公你好呀！》感到很有興趣，不過我鼓勵她向電腦發展，她幾歲人仔自己

剪片配音，有天分。」

魏駿傑對女兒的期望就是做個堅強而樂觀的人，而他自己總在失落的時候想着與寶貝女兒合唱那首金曲《前程錦繡》，「那是一首永遠無可挑戰的好歌，以前聽感動，現在聽會流淚，唱完就會好了，沒有事情解決不到的，一切都好轉，去年我運氣一團糟也可以跨過，所有香港人都可以過到，不要放棄，未來只會愈來愈好！」

羅文主唱的《前程錦繡》是45年前的作品，依然發揮超然力量！



●魏駿傑自認是110分的好爸爸。作者供圖



路芙

重新出發的工作

感謝有一個在電視台重生機會，要多謝曾志偉先生、王祖藍先生給予我在娛樂圈重生的機會，經歷5年沒有工作的日子，真的是很艱辛，但在3個月前因為一個機會、一個無線電視所搞的比賽，給予我一個重返娛樂圈的機會，就是一個直銷直播的真人騷比賽。

有很多人認為只要你認識傳媒高層就一定有機會，這個並不是真相，就好像這次機會，之前我用了差不多9個月的時間，將自己的個人履歷一次次Update，希望曾先生、王先生兩人能夠給我一個機會。9個月之後終於等到這個機會的來臨，但不是因為我跟他們認識便有這個機會，重點是他們找到一個適合我可以重返娛樂圈的機會，因為現在香港也流行直播直銷，所以他們認為我可以參與這個比賽；也要多謝電台給予我一年時間學習製作網購平台，令到我有機會認識網絡上直銷直播的機會！如果不是因為新城電台給予我這個機會，我就沒有機會參與無線電視的直播直銷真人騷比賽，也因為這個比賽更成為電視台合約藝人，這個是我絕對佔不到的。到現在3個月，我有機會在電視台互聯網平台上做直銷直播主持人，絕對值得感恩。

互聯網直銷直播平台在香港差不多興起了3年時間，有很多娛樂圈的藝人在沒有工作時也去發展自己的直銷直播，希望從中尋找到賺錢生存的機會，當然有一些是成功的，也有很多不成功的，簡單地說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互聯網上推銷產品而令到觀眾們接受的，因為這種工作不是代言人，也不是一個平時行街Sales，而是植入式在互聯網上面對面直播推介產品給所有觀眾，這個對一般藝人來說需有不同的演繹技巧。

這次比賽能夠表現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當然有很多地方仍然有進步空間，但最開心的是認識到一班我喜愛的參賽者，大家都非常投入去比賽。另外感恩的是祖藍給予很多意見，教我們怎樣才是一個直銷宣傳人員的態度，教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銷售技巧，相信他的目的是希望我們學習了對往後能夠靠多一個技能可以在社會上賺錢，所以在這特別要多謝曾先生和王先生的提攜。

在TVB工作時，遇到很多年輕有幹勁的未來之星，他們每一個人聰明又有顏值，其實，娛樂圈實在有很多很有才華的明日之星，他們只欠一個機會，希望未來日子裏他們能夠得到一個屬於他們的機會，盡顯他們的才華。



百家廊

胡啓湧

秋風從屋頂吹過

入秋後的風很硬，把房上的瓦片拍得直響。老家的人習慣把這叫着瓦風，風穿過瓦壘在屋裏直打轉，母親忙著靠近油燈，用雙手相捧呵護着燈苗，不停地移動着身子用背朝着風向，經過一陣努力燈苗沒被吹熄，母親的手掌卻被燻得黑黑的。風過後，母親才鬆開雙手，油燈又像一朵吐紅的花兒盛開在竈台上，溫馨而安詳，似乎與剛才穿堂而過的瓦風無關。

第二天父親早早起床，扛來樓梯爬上房頂，收拾昨夜被大風吹錯位的瓦片。只要瓦片錯位，兩天一定漏雨，父親不敢怠慢，開始上房添添檢檢，還找來幾塊石板壓在檐角，以防秋風把瓦片吹落。由母親操持的炊煙透過瓦壘，讓房頂上被青瓦簇擁的父親，一直陶醉在柴禾的清香中，不時大聲地與屋裏做飯的母親說話，你一句我一句無遮無攔，不在乎大山裏鳥雀花枝的偷聽。直到母親一聲：「下房來吃飯囉」，山溝裏的大聲對話才變成一陣低語。進屋後的父親，不急不慢地洗手、喝茶、吃飯，母親流程似地侍候，像瓦縫間漏下來的陽光，溫暖着山裏人家的上午時光。

風是山雨即來的信哨。父親始終擔心某一塊瓦片的失職，讓雨水潮濕了家中糧食。眼前秋收在即，芝麻胡豆，玉米紅薯都顆粒歸倉。一茬稻草、一根秸秆都要齊刷刷地碼在屋檐下後，整個冬天才能在無憂中度過。時不可待，父親安排我去叫舅舅，舅舅是周邊百餘里有名的檢瓦師傅。舅舅身板粗壯，雙手像兩片鋪展着的南瓜葉子，橫豎交錯的掌紋似似遍布葉面的脈絡。正是這雙粗糙的手，神話般的用一塊塊瓦片把風雨阻住，我打心眼裏佩服舅舅。

天剛亮，舅舅就起床了，把樓梯搭在檐角，腰間圍上一把掃帚，赤着雙腳爬上房去

揭瓦溝，拆瓦壘，有序地把瓦片堆放在一邊後，清理掉瓦壘裏的麻雀窩、老鼠窩，還有瓦縫間生長的狗尾草。然後，用掃帚將瓦片上、椽子上的塵灰掃掃乾淨，一切處理妥當後，舅舅蹲下身開始挑選瓦片。呈弧形的瓦片上厚下薄，溝瓦要選厚薄一致的，安放時薄面朝下地仰放着，從下至上一塊接一塊，這樣雨水就會順暢無阻。蓋瓦則是厚面朝下，蓋在兩行溝瓦之間，呈拱狀的蓋瓦巧妙地遮住了椽子。舅舅取放瓦片時總會發出清脆的聲音，像悅耳的打擊樂，潑潑有韻地在房頂響起。舅舅把我叫上房，囑我不要穿鞋上房，光腳板才踩得穩。我蹲在椽子上給舅舅遞瓦，看着舅舅把瓦片拆開又蓋上。沒過多久一道道瓦溝，一排排瓦壘，如魚鱗般鋪陳開去，看上去像父母錫頭下的一行行莊稼，更像起風時的陣陣麥浪。

一塊瓦片在手，舅舅只要輕輕一掂或用指節敲擊兩下，就能根據瓦片分量的輕重和聲音的脆沉，分辨出是木柴燒製的舊瓦，還是煤炭燒製出窯的新瓦。幹活回來的父母見我在房頂：「這娃兒才淘氣，真是幾天不挨打，上房去檢瓦。」舅舅忙出聲：「是我叫上來的，這娃兒精靈正好給我當幫手。」舅舅一出聲我就得繼續留在房頂，看瓦片在他手指間變成一行行「麥浪」。舅舅檢瓦的絕活是砌成屋脊，屋脊就是橫貫房頂兩端用瓦片砌成的脊樑，猶如報紙上一條加粗的通欄標題，顯眼而氣派，提前洩漏了內容的重要和精彩。屋脊正中通常是五角星、梅花等圖案，如果要一條「雙龍搶寶」的屋脊，舅舅得要花兩天的時間。經過堆、砌、墊、拱等工序後，只見兩條「瓦龍」昂首翹尾，蜿蜒房頂。正中的蓮花瓦台上，一個碩大的「圓寶」活靈活現，叫人歎絕。完工後，舅舅會站在高處看看屋脊是否居正，瓦壘是否一致，瓦溝是否暢通，溝瓦和蓋瓦是否用

錯。一切無恙後，舅舅舒坦地坐在屋後的一塊石頭上，抽起了旱煙，欣賞着自己留在大山裏的作品。

21年前，舅舅帶上表弟去50里外的一戶人家檢瓦，正在房上忙著時，舅舅突然感到心裏翻江倒海的難受，沒來得及說就吐了，是胃出血嘔吐了很多，血水順着瓦溝直流。表弟嚇哭了，趕緊叫人幫忙送往醫院搶救，經過一夜的搶救舅舅才活了過來。舅舅大病一場後，變得木訥而遲鈍，話也少了許多，就連走路都搖搖晃晃的，徹底告別了上房檢瓦的活兒。這些年來，曾經在農村普遍可見的瓦房正在迅速消失，檢瓦這門活兒也少有人幹了，通常是十里八村找不到一個檢瓦師傅。就連瓦片也變成了負擔，被人們或扔或棄，散落在鄉間的荒草中。我相信舅舅走過滿地瓦礫的山路時，會俯身拾起一塊，心情複雜地端詳一陣。他會努力地用目光搜索竹林環繞處的鄉村，是否還有他熟悉的瓦房。

舅舅現在仍然住在瓦房裏，表弟家寬敞的磚房空着他也不去住，他說住慣了通風防潮的瓦房。前不久我去鄉下看他，正好遇到表弟在檢瓦，舅舅站在院中仰頭看着，關鍵處不時叮囑幾句。瓦房上表弟蹲在青瓦之間，熟練地揭瓦、鋪瓦、蓋瓦。他11歲的孩子也在房上，忙著給表弟遞着瓦片，我打趣地說：「娃兒，不要把溝瓦和蓋瓦遞錯了。」「不會的表伯」，孩子回答得很自信，舅舅聽後都樂了。瓦房上表弟父子檢瓦的畫面，不正是當年舅舅與我的模樣嗎？突然襲來的往事頓時讓我有些感然，我看了看身邊蒼老了許多的舅舅，他臉上深刻而寫實的道道皺紋，猶如他生命中抹不掉的道道瓦壘。我不禁鼻子一酸，在轉身的瞬間，淚水奔湧而出。

秋風又起，從瓦房上呼嘯而過，落葉與灰塵一起被捲起。舅舅依然站在院中，扶着一根竹子拐杖，仰頭望着秋風吹過瓦房……



梁君度

香港的書畫展

9年前，一個偶然機會令我在網上發現有則消息：某月某日中央圖書館將舉辦「亞洲七地書法巡迴展」，並言明參展作品可到北角某地方交給一位名叫游尚澤的先生。於是我立刻準備了兩幅作品，一幅4尺小楷「千字文」和一幅6尺草書送去游先生那裏。

游尚澤先生是位在城市花園授徒的書法導師，當我將兩幅作品送到那裏時，正好他在上課。初次見面，我說明來意後，他便問我何時加入香港書法家協會？原來他說香港書法家協會的會員才可參展。正當我茫然不知所措時，他和顏悅色地告訴我，我可以馬上申請加入香港書法家協會。剛好他本人是執委，又碰上第2天便要開執委會，便說我如果立即申請，還來得及參加展覽。在游尚澤先生的鼎力相助下，我順利加入香港書法家協會，也如願以償參加了「亞洲七地書法巡迴展」。

無獨有偶，不久前我去參觀香港書畫展，見到香港廣州書畫會的黎錫英主席和賴榮春副主席，我對他們說：「5年前，我在廣州『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龍涎墨瀾耀香

江書法展」開幕式上見到畫家司徒乃鍾，他曾和我說準備成立香港廣州書畫會，那時我以為有機會入會，結果書畫會成立了5年也沒有人邀我入會。」黎錫英和賴榮春兩位主席聞言，表示我可以馬上申請加入，並參加兩個星期後在香港大會堂舉辦的「大灣區書畫交流展」。於是立即填寫申請表格，在他們兩位鼎力相助下成了會員，畫作也順理成章參加了這個大灣區書畫盛會。

想起這兩次「火線入會」參加書畫展事件，我便一直在想：香港的書畫家大都和我一樣，以參加書畫展為樂事。香港大大小小的書畫會超過100個，而可供書畫展的展覽場地只有寥寥幾個，真正好一些的展覽廳如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大會堂等等展覽場地只有三四個，而每個書畫會都要做展覽，租場輪候時間往往要超過一年。香港政府對藝術發展那麼重視，為什麼就不能多建幾個展覽館和展覽廳，讓本港的書畫家多辦書畫展呢？

書畫展有利於文化藝術交流，又有利於國學的傳承和推廣，希望政府考慮一下筆者的建議。



王嘉裕

回歸自然

我一直認為，人從自然中來，終究也是要回到自然中去。而一個人的入生歸宿，其實也就是這樣，生命短暫，我們來人生走這一趟，終究也會成為泥土。但是，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常常讓人們產生錯覺：好像我們離那個原始的自然本質狀態愈來愈遠。誠然，在每個時代裏，人們的生活方式肯定有所不同。我們活在現代，不可能像人類祖先那樣，生活在深山裏，看天吃飯。然而，我們也不可能完全脫離自然，也可以說，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脫離自然，只不過是生活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可是我們依然要保持這樣一種理念——回歸自然。

在這裏我說的回歸自然，並不是說回到大自然中去生活，而是說要對大自然保持一種敬畏之心。永遠不要認為我們可以超越大自然，甚至駕馭大自然，就好像是一棵樹，無論長得有多麼

高，它的根總是要深深地扎根泥土中，它所看到的一切風景，所感受到的一切，來自世界外的事物，都離不開腳下泥土對它的滋養。我們現代人對於大自然，也正是與大樹和腳下泥土的關係相似。雖然我們對大自然的依賴沒有那麼重，但是這不代表我們可以脫離大自然，而從另一個方向來說，其實愈是那些能夠用一顆寧靜之心去欣賞大自然的人，他們愈能夠獲得高層次的人生境界，愈能夠成就人生的崇高追求。

說到回歸自然，也許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假期時去旅遊，周遊列國，去到各個風景區打卡。可以說這也是一種親近自然的方式，但如果我們只是停留於玩樂上，這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回歸自然。而真正的回歸自然，也許不一定要去周遊列國，不一定要每個名勝風景區都打卡，它可能只是一種心情，一份志趣，一種態度，那就是對自然萬物的敬畏之心。比如你去看一座

山，這座山也許並不是什麼自然風景區的山峰，它可能平凡無比，但是如果你能夠對它保持敬畏之心，你就能用一種更為從容、更豁達的目光去看待它，於是你便可以从它身上獲得審美，這種審美可能超越了眼睛上的審美，更多的來源於你的心靈。因為你知道，這一座山裏的每一棵樹，每棵花草，甚至是每一塊石頭，它們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你承認並且欣賞它們的存在，你感受著它們給你帶來的心靈體驗。

無論是在大自然中多麼平凡的事物，都能夠入你的眼裏，入你的心裏，如果能夠做到這樣，我想這就是最高的修養了。這也是真正的回歸自然了。我們每個人不一定能做到這樣，但是我們依然要對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一朵花，一片落葉，一滴水，都匯聚著世間的智慧，我們永遠不藐視它們，時常珍惜它們，那我們就可以做到從心靈上回歸自然，做到更加接近心靈的本真。